

青春风铃

桃花源和温泉水

肖遥

我与紫樱忽然不期而遇,打不打招呼,这是个问题。我套着棉线开衫,肥大的锥形裤,最触目惊心的该是那双老北京的红布鞋……自从我离开那家金玉其外的公司后就怎么舒服怎么穿了。迎面那个女人窄衣罗裳的款步走来。

紫樱正是我N年前的装扮:韩W收腰上衣,重重叠叠蕾丝花裙,还有一——黑丝袜。不同之处是即便当年我也没喜欢过黑丝袜,我对那种欲盖弥彰的暧昧、若隐若现的表达从来很排斥。

看到黑丝袜,我猛地想起旧同事小美带来的关于紫樱的爆炸新闻,在新近公司高层竞争中,在脱颖而出的新贵里,紫樱创造了职场厮杀历史上三个最:有史以来最快捷的,平步青云连升何止3级;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层;有史以来貌似付出最少而得到的性价比最高的,纵向和老张比,如此高位,是一个像老张这样老奸巨猾的男人半辈子忍辱负重换来的,而横向和竞争对手们比,同办公室的小王代价实在太太——三突出(腰椎间盘突出、谢顶脑门突出、工作表现突出)也没有换来顶戴花翎。还有小李的爹“上面有人”,而小赵底下不知砸了多少银子,这次都没能晋级……据说这次机会是为紫樱度身定制的,传言紫樱被董事长“潜规则”了,所以其他候选人都是紫樱的陪练,但是有的人,陪了练上了,有的人,陪了没练上。

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对紫樱有偏见,也许“情不情”的紫樱为了搞定前途而动用性资本她自己觉得很划算,不像情种小美——在公司放眼望去,老中青三代她处处留情,为情而情,情的没一点效益。还是客气一下搭个讪吧,她们“情不情”跟我没一毛钱关系。

再说从局外人看热闹的角度说,如果公司照旧排排队分果果,只给好吃懒做奴颜婢膝的猪八戒分,给上头有人的分,给拼爹的分,给砸银子的分,反而不好玩了。就像一个冷笑话里讲的:电影学院又招生了,其中有不少姿色美女,问她们怎么看待潜规则,美女回答的很淡定:“只要有规则,就好办。”

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紫樱莲步摇摆越来越近,估计两人还有几分钟就相遇,我在心里唱《忐忑》,正如我自己曾经恨铁不成钢的说紫樱的话:一个人长的好不容易;长的好却不利用不珍惜自己的资源更不容易;故意糟蹋资源把自己扮丑就更不容易了。现在这个话紫樱终于有机会还给我了。想起紫樱从前的打扮——永远黑色的直身上衣,制服样式的黑裙。而如今花枝招展的紫樱除了黑丝袜没变,与从前判若两人。才明白她当年包裹在沉重黑衣里的用心良苦,灰姑娘想变公主,拘谨低调是以退为进的保护色,武则天入宫前不也是当尼姑潜伏在感业寺,一直熬到烈火烹油的时刻方鲜衣怒马闪亮登场吗?

道不同不相为谋啊,我还是不要和她有什么交道的好。 又一转念,虽说紫樱当年一袭黑衣仗剑天涯闪转腾挪,而我并不后悔自己素年锦时毫无机心,有人喜欢削足适履,有人喜欢量体裁衣,我自己“桃花源里洗研忙”,勿管他人“温泉水里戏鸳鸯”。还是物来则应如不动吧,否则显得好像自己悔不当初似的,眼看着紫樱已经柔情蜜意地走上前来,我也调整好心情和表情准备迎接新贵的问候,也许自己该先问候?

一秒钟后,我就庆幸自己幸亏没张嘴,随着紫樱越过“你的长发我的脸”,倩兮巧笑和盼兮美目争相扑向我身后的某处,我的笑容像撞在铁柱上的篮球一样弹回来砸自己脸上摔碎了。我扭头一看:董事长从一辆豪车上缓缓而下。

二话不说,我赶快闪人。

微型小说

搬到新家,住上新房,大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其实这不过是一处经济适用房,房子面积自然都不大,八十平方米都不到,但对一群从筒子楼或大杂院里搬来的人而言,说这里是天堂或伊甸园也不为过。

短暂的兴奋劲随着装修工作的完毕早结束了。我一则忙,二则反应迟钝,哪知道在人们逐渐平静下去的目光里,其实早又酝酿起新的躁动了。妻子到底沉不住气,一天突然对我说:看见了没有,一楼的楼梯下面,已经有人放上自行车和砖块了?我说:放也白放。公共地块,谁也别想。

其实我也知道妻子那句话的潜台词。因我们家住二楼,而这幢楼的一楼是门面房,所以按常理,我们对一楼楼梯下面和楼外的空地自然有优先使用的特权。在别的门洞单元,不就已经有住户在这些地方筹备起搭建存放自行车或杂物的棚房。我不是瞎子,当然也早看出有人远远地在我楼下种瓜点豆……妻子早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,所以对我那种软弱无能的避让态度提出了严重的抗议。我自认为是正义的一方,所以回答得义正词严:这都是公共的地盘,咱多少讲点公德行不行?

妻子毫不让步地说:咱不搭棚,让这块肥肉摆这儿馋人……不信咱等着瞧,迟早会有人占了去。

人间食话

姜的诚信度

冯杰

我嗜姜,这是从小受父亲影响。父亲说天下味道,要数姜味最为纯正。刮去姜皮,父亲经常拿一块生姜佐饭,以后我也拿着一块生姜。坚持到现在。

每年入冬前,父亲会买些生姜埋在沙土里,预备一个漫长冬天使用。因为到冬天姜价就会高涨。有一次,一个熟人头顶秃了,闲话间问我父亲,父亲就说,将头发刮光,用一块生姜擦拭。我以为是随口的玩笑,没想到那人真的用生姜擦拭好了。

我姥爷说过,世界上只有种姜不会折本,其他作物都靠不住。来源的谐音就叫“姜够本”,可见姜是大地上有诚信度的一种作物,它属于有“负责底线”。为了验证姥爷的道理,我还在院子里种过姜,第二年歉收,但是“原母”还在,老本不至于烂掉。墙角的那几棵姜是细瘦的叶子,开着小花,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,像是为自己的歉收。

在我住的小镇上,姜芽一般都被售卖者掰下来扔掉。但是用姜芽作泡菜原料,味道极为鲜美。这在小城里都不习惯。这还是那一年我在郑州时从四川泸州来的一个表舅那里得知的。回来后我就为母亲买个磁坛子,我们开始摸索着试腌。几次失手之后大获成功。以后我家的菜坛子就专门泡姜芽。母亲经常到街上找菜贩子买姜芽,这一习惯直到我母亲去世之后。我再没有心情。

母亲说过,卖姜的都是受苦人。记得那些年从安徽过来许多拉着架子车的卖姜者,来到我们小镇里,在大冬天卖姜。他们吃饭简陋,似乎能果腹即可,我站在边上看过,看到他们用一面自带的小铝锅白水煮几块厚实面团。他们白天卖姜,晚上为省钱不住旅店,就一个个睡在自己的架子车子棚底下。

随楼入俗

秋风

我说:别人的事我管不了,可这是我的地盘,我难道做不了我的主? 没王法了不是?

事情的发展果真出人意料,没过几天,楼下果然便像长了一层狗尿苔似的搭满了棚房——除过我楼下那片屁股大点的空地——也许它现在真已变成了一块肥肉,因为我经常看见有人像条狗似的站在一边垂涎端详……

我不知楼上的那位胖大嫂为何突然对我这位穷教师变得如此客气。那天晚上,她果然大驾光临,一本正经地向我提出了在楼下共建棚房的建议。其实,在此之前,已有不少人含情脉脉地向我抛出了这样的红绣球,只不过条件都没有她优厚:她出资75%,而我只不过象征性地拿个零头。结果不用说,她一脸失望地离开了。

我猜不透楼下的脚步声为什么越来越密集。没过几天,我也变得像个精神病人似的敏感多疑:楼下一有响动,我就赶紧趴在窗台上去,总以为有人来搭棚。那天我还在床上睡觉,又迷迷糊糊地听见哪儿在挖地,开始还以为是幻觉,但那越来越清晰的电焊声,终于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我赤脚跳到阳台,果然发现有几个人在那儿筛沙干活。幸亏发现及时,要让生米做成熟饭,真不好办。狗日的,给我来闪电战那一套,咱看谁牛到底。

我便下楼去问:谁让你们在这儿搭棚?这时走过来一个陌生的大光头,戴一条比指头还粗的项链,打着赤膊,穿着拖鞋,一身横肉,胸前刺两条青龙,这时正阴森森瞪着眼

问:咋啦? 不能? 我一看他根本不是我们这个门洞的人,说:你是哪路神仙? 敢跑到别人家门前胡闹? 他说:是胖大嫂让我搭的,不行? 我说:她算老几? 有这个权力? 他说:她能在我们门洞前搭棚。我们就不能? 我说:那是她的事,你不找她,在这儿撒泼干啥? 他说:她是你们楼长,她让我在这儿盖,怎么不行? 我真是一头雾水了。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这么一个楼长来! 我气得话也说不清了:好,好,咱等着瞧……天底下还有讲理的地方没有?

我一腔怒火找到街道办事处去了。工作人员倒挺负责,到现场把情况问了,但几天过去,屁事不顶。找胖大嫂,也不见人了。也许是在我上班的时候,那棚已经建好了。我真咽不下这口气,但有啥法? 有个邻居悄悄说:光头是这一片的霸王,常打架闹事的,谁不躲着他? 我这才明白他为啥和办事处的人那么熟了。

但我不能把人丢到国外去呀。正急得没法,妻子说:亏你还常看电视,你不会找电视台热点报道去。真没料到电视台对这类事会那么热心。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,头自然是好剃的,于是来了个连续报道。报道才进行了三天,办事处的人就招架不住了。于是和我讲条件说:棚搭也搭了,拆掉太浪费了,要不就给你,你把钱出了,咋样? 我说:我要那个劳什子干什么,不过,我认赔认栽,行不?

于是,我家在楼下也有了一个棚房,而且面积最大。

生存智慧

不做隐忍的土豆

积雪草

公司的例会上,老总讲形势讲业务讲危机,讲得唾沫星子乱飞,又给公司各部门一一排了任务,最后终于注意到坐在角落里,像草芥一眼不起眼的她,对老邱说:“你带的那个新人怎么样了? 能不能独立完成一个文案?”老邱不看她,几乎是闭着眼睛在说:“她进步很快,应该可以的。”老总听了,满意地说:“把你手上的案子分一个给她做,我相信我们公司个个都是精英。”在掌声中老邱跟着老总的脚后跟出了小会议室。

她坐在椅子上发呆,这个老邱不是瞎说吗? 什么进步很快,他压根就没教她什么东西,跟着他两个多月,只学会了一些勤杂工的本事。

和她想象的一样,老邱把手里那个最难做的案子分给了她。听公司里一个老人说,这个案子老邱前后易了几稿,都被客户否定了,所以他现在名正言顺地把手中那个最烫手的山芋丢给她。

客户是一个很挑剔的主儿,唯一的要求是,花钱少,效果好。

她花了很长时间,研究客户的背景资料,产品的性能比,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策划成功的案例,花了三天的时间,写出一个方案,交到老邱的手里。

老邱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她递过去的策划文案说:“做得一般,我再修改一下,交上去,看看上面的意见再说吧!”

她忐忑不安地等了一段时间,不见有什么反响,以为这个案子被毙了,她的热情被折磨的一点一点地降至零点,觉得自己也许不是做广告的材料。

心灰意冷之际,公司的例会上,老总忽然宣布,说老邱的广告文案客户非常认同,创意独具匠心,别具一格,而且那个客户决定跟公司续约。

老邱除了拿到不菲的奖金还被冠上了公司里最佳策划等

荣誉。例会上,老邱还讲述了他的创作理念和构思文案的过程,只字没有提到她。

她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,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不劳而获呢?

思来想去,她把最初的思路 and 策划初稿复印了两份,一份她给了老邱,如果老邱还不承认这个案子有她的心血的话,她打算再把另外一份交给老总。

其实老邱这个人并不坏,公司里的同事谁有了困难,他都热情帮忙,但是不知为什么,对她这个新人却明显挤兑和疏远。

她把复印件交给老邱时,老邱的眼睛里明显有一丝慌乱,但很快就镇定下来,他抬起眼睛问:“这能说明什么?”她淡淡地笑了:“这说明不了什么,我还有了一份同样的复印件,打算下班后交给老总,你觉得怎么样?”

老邱的口吻软了下来:“公司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,新人都要给老人交学费,这很正常,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
“到我这儿,规矩要改改了,我不是韩国流传于坊间的绘本《不想上班》里的土豆,只会隐忍和逆来顺受,就算是一只土豆,我也要争取一个开花的机会。”

老邱叹了口气,无可奈何地说:“你去说肯定要砸掉我的饭碗,你这只小土豆要开花,我这只老土豆也不想冬眠。”

那天下班后,老邱请她吃饭,她原本不想去,但是抵不过老邱一双真诚的眼睛。老邱推心置腹地说:“看到现在的你,就像看到当初的我,简直是一个翻版,当初我也像你一样,热情,自信,不服输。这件事情我有错在先,我会找领导处理妥当的。”

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,职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,有的只是协作关系。职场上,即便是一只土豆,也要争取开花的机会。